

黃

綺

著

歸國

遙

無絃曲

合集



黃

鶴

香

香

香

香

香

香



黃綺著

歸國謠
無絃曲
合集

清華大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歸國謠、無絃曲合集/黃綺著.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7

ISBN 7-302-02510-X

I. 歸… I. 黃… II. 詞(文學)-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I222.8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7)第 08363 號

出版者: 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清華大學校內, 郵編 100084)

印刷者: 人民文學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科技發行所

開 本: 850×1168 1/32 印張: 18 彩色插頁: 4
字數: 261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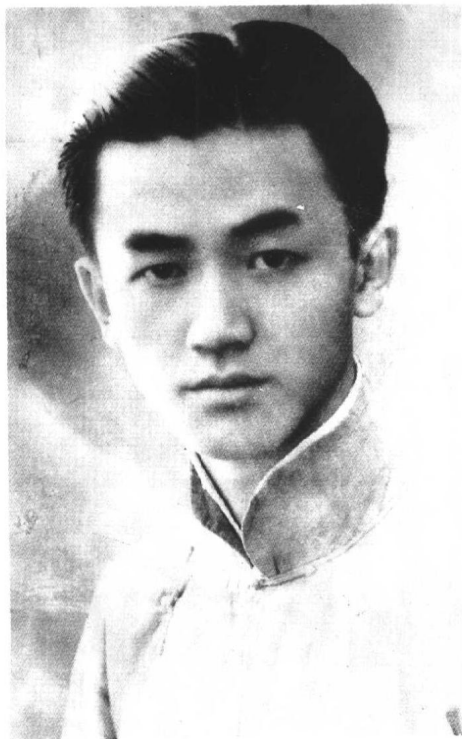
書 號: ISBN 7-302-02510-X/1 • 16

印 數: 0001~2000

定 價: 28.00 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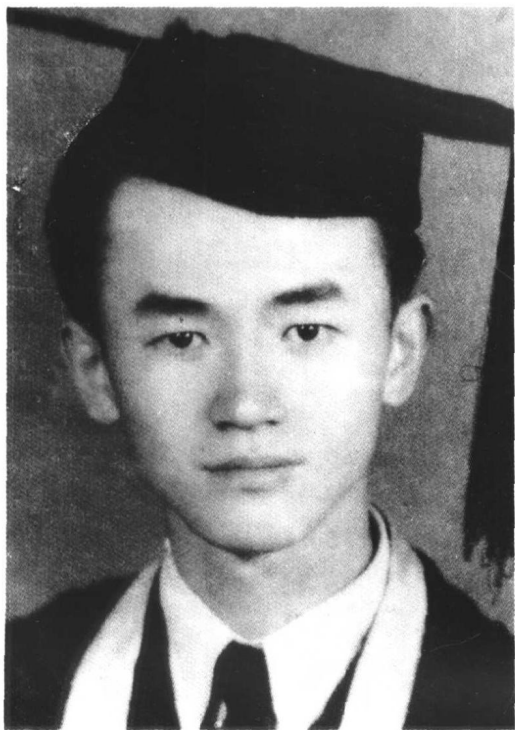


作者近影(一九九六年於石家莊)



中學時代(三十年代於安慶)





大學畢業(一九四〇年於昆明西南聯大)



五十年代於天津



夫人石青遺照
(四十年代於昆明,尚未完婚時)

寂石寒松帶水雲每從枯
澹見清新分明半幅倪迂
畫未許穠芳筆下春神散
朗骨嶙峋冰絃移柱倍酸辛
人間豈有埋憂地試與馮夷問
海濱 思越人奉題

黃倚先詞葉 丙戌五月羅庸



回憶起來的話

——爲《歸國謠》(詞)、《無絃曲》(曲)代序

黃 綺

詞就是詩，故稱詩餘，不過它是長短句，而且在格律音韻方面比詩要講究些。

五歲時開始學平仄四聲和對對子。讀《千家詩》、《唐詩三百首》。不知是什麼原因，也沒有人告訴我哪些好，好在什麼地方，而自己就喜歡“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一類句子，很快上口能背誦。清明節，父輩常帶我去山谷祠（在安慶山谷祠街）祭祖，焚香燒紙，戶尊族長對我說：“山谷公七歲能詩，你也應該學作詩。”我記住了這句話。稍長，去我的住在鄉下的外婆家，坐民船（民間用的木船），經過大龍山（山較出名），我不自覺地脫口唱出“欸乃（船夫搖櫓聲）一聲見大龍”的句子。我的二伯父說：“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韻味。”當時我不知道這

兩句詩的出處，問了伯父纔明白。

我小時候讀過私塾，但沒有從過名師。私塾裏有一位姓許的老師，給我講解《千家詩》裏黃庭堅《清明·七律》的“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兩句，當時我們用的是一種極惡劣的木刻本，“雨”字錯爲“兩”字，許教師講：“雷雨後草木潮濕，兩隻腳踩在草上感覺到柔軟。”回家，父親檢查所學的功課，我背誦到“兩足郊原草木柔”時，父親狠狠地問我“你學過對對子沒有？‘兩’能對‘雷’嗎？”關於我唸書的事，父親從沒有訓斥過我。讀大學時，先後纔選了陳寅恪先生的“白香山研究”，劉文典先生的“溫（溫庭筠）李（李商隱）研究”，朱自清先生的“宋詩研究”等等課程。北大清華到了西南聯大時（南開沒有中文系），教授們常常“唱對臺戲”，比如北大羅庸先生、清華聞一多先生都講過唐詩。學生們喜歡品嚐同是一樣的魚肉經過不同的廚師做出來的味道各有其獨特處。我讀的是語言專業，也選了文學組的課——語言組的學生選文學組的課，需要系主任批准，當時系主任是清華朱自清教授，他給了我照顧。西南聯大系主任由北大清華兩校教授輪流擔任——我想要在文學方面成一個

“美食家”。

待到讀詩詞專集時，詩讀李白、杜甫；詞讀南唐二主、李清照、辛棄疾以及納蘭性德。專集逐漸加廣，讀完一家，摹擬幾首，不管摹擬得似與不似，都大膽地試着寫。把摹擬當做練基本功。但只能在一定的階段可以這樣做。直到蘆溝橋事變，我下決心將摹擬之作全部焚燒了。隨着時代的變異，過流離生活，要從頭寫作。第一首我用了詞牌《歸國謠》為題，“歸國”取“日寇侵占我國之領土必將歸還我國”之意。

到昆明復學，全國語言文學大師集中在西南聯大，教師們研究語言的兼通文學，研究文學的又擅語言。我受他們影響極大。我寫的詩詞請教他們哪一位都行。游國恩教授看見我在參觀中央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某教授昆明山水畫展後寫的詞中有“江山有我纔堪畫”句時說“這是很好的愛國主義警句”，游先生在課堂上還以此句舉例贊揚。我在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任助理時，和聞一多老師、朱自清老師住在一個樓上，朝夕見面，聞先生見我寫的“離懷親病犬，貧意護饑鷹”，他說：“有老杜之沉鬱”，大概是指上句說的，我即時補說了一句“老杜無我之激

揚”，意指下句。聞先生說：“我不主張青年人寫舊體詩詞，但我不反對你寫。”我記得聞先生說過：“你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遊行寫的《廣土》詞很有俠氣。”他非常欣賞“殺盡百僚須大釀，脫身笑入人群去”。我把我在昆明中學兼課時一個學生抄寫我的詞集請聞先生看，聞先生對學生一貫負責的精神令我敬佩，他非常認真，在我集子裏用硃砂紅筆加圈（此集解放後我送給我的學生李凌）。羅庸教授曾為我填詞代序（手迹尚存），推薦當時有正書局出版，後因集子中多有時忌語，未能付梓。朱自清教授多次在談話時提到我寫的反對國民黨黑暗統治詞句“九天另為分昏曉”。我喜歡白石和碧山的詠物，寫過詠荷詞，題為《為翠湖荷花寫》，調寄《一萼紅》，我的導師唐蘭教授說：“既空靈脫俗而又不是謎語。”他用崑腔哼吟起來。讀中文系三年級時，有幸得見當代詞曲大師吳梅教授，我手抄兩三首長調向他請教，他用了據說是丁母憂時藍色印的八行信箋寫給我一段話：“大作渾灝清空，鏗而不舍，可入稼軒堂室”（文革時，此手迹丟失）。抄寫的詞可能是摹擬之習未除的作品。

畢業後，留校工作，寫過一些艷詞，女同學

拿到女生宿舍，傳抄背誦。牽動了感情，她們在宿舍里炖排骨湯約我去喝。

曾有人怪我不寫“白話詩”。“白話”我喜歡，辛棄疾的“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不就是宋代的“白話詩”麼？至于我們現在完全拋棄了中國漢語特有音韻美，文不文、詩不詩的創作，連文人一般都不懂，不知所云，實在不敢恭維。抗日戰爭勝利了，我試讓“舊瓶”能膨脹能縮小裝“白話新酒”，按曲牌寫了些小令，稱之為《無絃曲》。曲牌聲韻接近詞律的更愛填寫。我與詞曲家的傳統觀念不太一樣，認為曲也是詩。用白話寫的，就算是我的“白話詩”吧。

羅常培老師給我們學生講“古音研究”課說：“你們五十歲前不要忙着出書，書出來，插在圖書館書架子上要永遠拿不下來。”時隔半個世紀，言猶在耳。現在不可能得到羅先生的許可了，印了《歸國謠》(詞)和《無絃曲》(曲)合集，不能上圖書館的書架子還不得而知，至于拿不下不下更是以後的事。多慮，自己知道羞愧。

一九九五年十月寫于石家莊夜吟館

目 錄

羅庸(詞)	1
王學仲(序)	3
回憶起來的話	
——爲《歸國謠》(詞)、《無絃曲》(曲)代序	
..... 黃 綺	29

歸 國 謠

黔中吟(十首) 歸國謠	3
南望 江城子	8
上元 如夢令	10
月下 點絳脣	11
春遊 浣溪紗	12
玄武湖(二首) 採桑子	13
又二首 採桑子	14
坐眺 鷓鴣天	16
別意 玉連環影	17
野語 臨江仙	18
題畫(二首) 南歌子	19
輕陰 滿江紅	20